



十八

裏紙

服部文庫
117
206
3



春秋

左傳卷十三

成公盡十八年

宣公之夫人也
母穆姜夫人者有姜也



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魯成

侯使卻爨來聘已丑及卻爨盟

卻爨卻克從父兄余

夏季孫

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

卻爨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昆弟之妻不聘無媒禮

昆弟之妻相謂

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

左傳卷十三

故晉而止公送葬

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

亡言不與卻犢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

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

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

婦也傳言卻犢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卻犢

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周公楚惡惠襄之福

也惠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鞏以前之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

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

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魯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蘇氏即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

世外婦施氏

僖五年傳曰狄滅溫蘇子
無信也蘇氏教王即狄之能於
狄人代之也故滅
又五年傳曰晉侯之次于
欒右師圍溫左師逐王至
入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晉侯朝王于之相焚溫
云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在僖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漆陽處父而後

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

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

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

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

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

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

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就盟于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

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也心會所信之始也始之

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瑣澤地關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關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書

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

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子

楚大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夫

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也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也殛誅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使也鄭伯如晉聽成

聽猶受也晉楚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洽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

地室而縣焉縣鐘卻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

驚而走出子反曰曰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

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

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於是

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儉有體薦設几而不

而不食所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共儉以行禮而

同治注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

結好鄰國所故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

以蔽扞其民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

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

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天下有

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其略

武夫以為已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

伐為十六年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報郤十

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

乞師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夏五月公自京

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不敬

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

年晉殺卻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

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社之名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戎有受

服神之太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惰弃其命矣惰則失中

和之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

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

以養禮

乃為基

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穆公

夫人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不曰狄梁

舉所恃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大國耳

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

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

是穆之成也于晉成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馬跋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

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

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勲納文公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關克歸楚求成

年楚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也穆襄即世

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

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伐我涑川停我王官涑水

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

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望秦撫恤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利吾

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

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

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

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

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

稱君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與

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齊女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

君又... 下... 引...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
 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
 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
 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
 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豈敢微亂微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
 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
 正秦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代荀首士燮將上軍
 代荀 卻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卻錡荀瑩佐之
 同趙 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旃卻毅御戎
 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

有大功師軍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遂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

秦爵戰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此師

公狂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此

漏傳文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水

出安定東南經扶風遂晉侯于新楚秦地晉侯止在新楚

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訾反軍

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而

疏云諸侯不親行善言別次晉疾或同戰勝而移也

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

知子駟子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二子皆曹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宣公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自為君者也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

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

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大夫盟於蜀而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

見年奔晉強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

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安民

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衛侯饗

若成叔成叔甯惠子相相佐禮惠若成叔傲甯子

曰若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亨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

柔德雖設兕觥然不用以兕觥好禮飲酒皆思

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

其郟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是所定其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辭微而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汗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汗謂

聖人誰能脩之此史策成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

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烏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鯁也使主社稷鯁行之大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

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癸

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

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盟楚

左傳

卷十三

○執曹伯

至甲子年公孫負歸

守國而公子飲時運勞內之喪而負者殺

太子而自立曹伯而此已去法度

立已去法度不討之例不伐奪位而已故其

得惡分列全執之可致孫氏本其天

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

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重故以外納告宋殺

其大夫山不書氏明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

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許遷于葉許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

葉今南陽葉縣也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年

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

執某侯稱人示眾不然則否謂身犯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

應天命不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

卒為下宋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盟在

十二年子囊莊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左傳卷十三

劫子反直執子反而解圍也

馳字彙中曰一者走馳也直馳也

乎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也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

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

少司寇鱗矐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

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

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華元公孫師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

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

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

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左傳卷十三

使攻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善公

室故去族魚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以亦其罪

上睢水名五大夫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

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

宰遂出奔楚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

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晉三

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伯州犂

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

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十一月會

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偃于鄭請

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夏四

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各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示

加藤友江叔

大波多
同款立書
日下藏

十五
直法按不見之謂也
執者經傳之不見也
止事始行父言
直法止止其故不用也
以上二十五枚
三十八

卷十三

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廩來乞

師。將伐鄭，廩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

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

不見公。諸公見執，非謂不與也。故非公罪，莫諱。而後殺之，晉侯至自會，見公無罪。公至自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自京

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從伐鄭時也。蓋荏丘，晉地。舍，孫行父之荏丘，明不

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

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

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周禮秋官司刺，三刺：一刺，訊罪，再訊，訊罪，三訊，訊罪。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

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宋將鉏樂

懼，敗諸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宋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

左傳卷十三

三刺
由秋友司刺者，一刺訊罪，再訊訊罪，三刺訊罪，不訊罪。

微宋師不鄭人覆之微備敗諸為陵獲將鉏樂懼宋恃

勝也為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鄭叛于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

變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郤錡

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荀偃下軍

欒代趙旃將新軍郤代趙旃將新軍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鄭地 鄆陵戰

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鄭大

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將

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申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用利

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羣生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

林注為所至之地不可從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死以補其闕中正而外絕其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而外絕其

好義不濟齊盟不詳而食信不奸守物民不知信奸時以動

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奸時以動

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慮也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也緩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

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散

敗也在信箕之役先軫不反命信三十三年鄭之

師荀伯不復從言從師師道也皆晉之恥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數秦狄齊楚皆

疆不盡九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

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長壓晉軍

而陳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

寵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其父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曰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

句注同

曰文云許駱及徐說

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

故兵家在在陳而躡躡喧合而加躡陳合宜譏各顧

其後莫有鬪心人所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

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

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上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躡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寵而為行也夷平皆

乘矣左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

蓋本已無而左下也

是櫓也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

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晉侯左右皆以下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也。萃集必大敗之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復無變。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且。此上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日南國蹇也國蹇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乃

皆左右相違於淖也。淖泥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

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族強故陷於淖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

且侵官冒也。侵謂元帥之職失官慢也

也乃掀公以出於淖也。掀舉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

善言本已集而兵若下者也

楚人今在焉

苗賁皇在晉

情

復無變

南國蹇也

淖泥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王以怒

曰大辱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言女以射自必當以藝死也

朝是戰日詰朝猶明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

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

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跗注

君子也韠赤色跗注或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傷其郤至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

取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不敢自安為事之故

取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

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

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距鄭伯車前而自

二

自下脚注

後登其輶後登其輶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破中在焚戰

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

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過人之能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為郤至見欒鍼見子重

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今兩國

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示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謀攝飲子重曰夫子嘗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

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

張車馬也展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秣馬利兵秣穀脩陳

固列也固堅蓐食申禱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柰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贖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指子重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

而空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

出于衛公出于壞壞魯噴噴晉皆後非獨宣

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孟

左傳卷十三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季文子孟獻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

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庶弟穆姜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

宮傲備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

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

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犢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

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謂也晉侯不見公故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年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謂我寡君

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

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

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君唯不遺德刑遺失故

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

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孟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弟也僑如為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聲伯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諸侯遷于制

田炎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甯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

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將生與軍相失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

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子

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荀甯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晉蔑有

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郟郟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郟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若去蔑與行父

行父與季國親於公室對曰

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犢曰吾為子
 請也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
 相二君矣二君宜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不受卻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盟十二月季孫及卻犢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任叔孫豹于
 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
 而魯乃召之故襄二豹齊聲孟難先奔齊生二子
 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是自宋嫁齊僑如子齊
 靈公母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僑如曰不可以再
 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晉侯使卻至獻楚

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伐功單子語諸大夫

曰温季其亡乎温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下而求

掩其上稱已之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

亂何以在位怨階夏書曰怨登在明不見是圖逸書

也、不見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已功所

怨、怒、以明、怨、怒、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夏公

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其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軍伯稱子益降爵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

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

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十一月無

也狸脹關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

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

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

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獯為質於

楚侯獯鄭大夫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及縣治曲洧城臨洧

水祭祀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宗

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

也六月戊辰注國稱自裁臣憂懼因禱自裁賢乙酉同

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孟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于閼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閼巷門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慚臥於家夫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

鮑鮑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國子秋七

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立其家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臣句須吉

左傳

卷十三

二十八

正者秋官之官中
術謂之蓋術明謂
之因係公術金商
道也李皆函術頭
門也

頃

家字刊行京本作家
朝辭本正又共作家
作家

十一
卷十三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救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
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冬諸侯伐鄭前夏未
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
侯還不書圍畏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
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
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歌之曰濟洹之

首清云孔疏說甚為無
謂也死言恐死敗國
事也蓋將帥死則家心
離散至於敗國若而
凶則已乎士季之皆沮
喪故不敢言也云象無
損而從余三年至軍而
則我死亦無傷也蓋得
而先言之及其莫而卒則
未也

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
此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
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齊侯使崔杼為大
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
故殺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
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
左傳

左傳

卷十三

二十九

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而嬖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樂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問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夜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

也曰此必敗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

也曰此必敗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

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也郤至聘于周樂書使

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也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郤至奉豕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

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室敵

多怨有庸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

左傳

維塔不列諸公夫... 曹人... 派... 執...

其謂君何林云不可加君何

按死謂命死即天命也故謂命力死

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其怨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黓助之沸黓亦抽戈結社社衆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黓訟於郤氏二郤將謀於榭榭講矯以戈殺

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長魚矯畏當為藏矯反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尸於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遠御軌以刑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

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晉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

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不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裔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韓厥也，違去也。

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

也。敗於鄆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巢，駕釐也。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

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也。民不與郤

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二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

戮國，晉一字，晉而殺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

今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君，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

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

宋魚石為帥，李步之，之要，依大國以威，還，傳其年，其位，是謂復。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三

華免以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師逃

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

命專殺以殺叛故也國佐本疾洋亂殺慶克齊以

明言其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奔國物來奔

弱勝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皆慶

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二

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自位也

以嗣子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役止通責速

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匡乏困救災患匡亦禁淫

愚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器用節省時用民使民

欲無犯時不從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

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辛將右行因

御知義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使訓

勇力之丘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卿無共

順命故訓之以其時之使卿無共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三

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
閑馬二種

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擊子也張老為候奄

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

乘車尚禮容故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

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其官守

則知羣官無非其人無相爵不踰德授爵師不陵正正軍將旅不偪師偪命卿也

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公如晉朝嗣君也未必皆在卽位之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

城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

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

國於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宋人患之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西鉏吾曰何也西鉏五也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已事也大國無厭鄙我猶

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不然而收吾憎使質其

政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

侯之庚夷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以塞夷

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朱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

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公不微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

城克彭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園書

不時也非上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獻代將中軍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其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

德政亦德也

悼夫人喪之悼夫人喪之平公不樂微非禮也

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對曰伐鄭之役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荀登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

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

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孟

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

春秋左傳卷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四 盡九年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仲孫蔑會晉

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鄭地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邾子來朝冬衛

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晉侯使荀瑩來聘冬者

簡王 次盡五年

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巳亥為正月正月無巳亥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較亦之

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

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彭城降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公太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

魚石成十五年出奔
樓又十八年楚之納魚
石于宋魚石依阻大
國以兵成入
故十八年傳曰以
要入

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於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曹晉師自

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秋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

縣東北有犬丘城迂廻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

大國聘焉大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

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鄭師伐宋而葬速天七月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蓋以楚人得宋非鄭罪不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晝六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

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城以彭齊侯伐萊萊人

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

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法諡

亂而不損曰靈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

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季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人告

之語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語善也季孫於

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詩

頌，烝進也，昇與也，備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齊侯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以欲辟楚，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且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輪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鄭邑今屬，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自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

請，事將在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鄭息，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然，穆叔聘于宋，通嗣

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

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

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幾陳侯使袁僑如

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

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

日經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遇克鳩茲至

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

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既會至之三日吳人伐楚取

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君當時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

朝夏盟於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至地知武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

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

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

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

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二

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

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郟與士匄盟郟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

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羊舌職之子伯華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直以喜也為曰夫為平
屬下句是

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二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

有焉詩小雅言唯德之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臣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晉侯

之弟揚手亂行於曲梁行陳中魏絳戮其僕僕御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手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

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絳魏絳

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

其書曰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順莫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于當作干也

左傳

卷十四

臣懼其死以此罪之以及揚于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不敬之罪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于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

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巳酉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成襄公

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無傳

圍頓公羊桓三羊文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

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

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今我易之難

左傳 卷十四

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

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全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

夏一名過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二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

四牡皇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

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

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

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

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

度問禮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五善謂諮秋定妙薨不殯于廟無櫬不

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妙本賤既無器匠慶謂季

文子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

所議則為夫不終君也慢其毋是不君長謹受其

各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橫於蒲圃東門之

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匠慶請木為定妙季孫曰略

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橫季孫不御御止也傳

謂乎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

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郟無賦於司馬司

為罪其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郟以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豹郟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

世子巫如晉傳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五

昭二年八月五日

昭二十五年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三年

昭三十四年

昭三十五年

昭三十六年

昭三十七年

昭三十八年

匠慶之怒季孫... 從略賤彼自乞解正義之語... 不以道取之也... 取為... 經無... 異文... 謂乎冬公如晉聽政... 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為罪... 為明年叔孫豹... 世子巫如晉傳...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五... 昭二年八月五日... 昭二十五年...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三年... 昭三十四年... 昭三十五年... 昭三十六年... 昭三十七年... 昭三十八年...

御委頭人... 昭二十五年...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三年... 昭三十四年... 昭三十五年... 昭三十六年... 昭三十七年... 昭三十八年...

人圍頓問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

其使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

子魏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

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

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公曰后羿

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恃其射也羿善不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龙圍

四子皆羿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壽縣東有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愚以

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詐羿猶不悛悛改將

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靡奔有鬲氏靡夏遺

者有高國各今平原泥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詐

于過處澆于戈過皆國名東萊掖縣北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燼鬲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

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

是遂亡失人故也泥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關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

過王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

關

遠貌畫經啓九道州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

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

功二也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

也猶輕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鑿于

后羿，而用德度。為鑿成。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睦。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

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臧紇

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巨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鬻

魯於是乎始鬻鬘。鬘，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鬘而已。國人誦

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服狐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注巨台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

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書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

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

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諸侯在戚會，皆

國遣戍，不復有告。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部聞其見伐

至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鄉士也戎

於盟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穆叔觀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觀見也前

初即位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言比

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吳子使壽越

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子孫

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秋大雩旱也雩夏祭

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

與過雩同交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

書雩而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

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

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

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

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

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其王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

事不善當聚教賢人以定之。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

其王伐宋封魚在肯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

及王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

以為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九月

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

以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

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

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成陳備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

棗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棗城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

階西宰庖家器為葬備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左傳卷十四

林本作為七年陳侯
逃歸傳

奔孫華椒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

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書十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

書各相公三與成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牾華弱于朝蕩子

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牾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牾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勝音升 言難任 武事也

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

賂也鄆有賂之賂在魯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晏弱城東陽

善之如初 初服虔 為是

也

罪受

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及杞

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

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

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

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宣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子高厚、隄犁定其

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邾不從，乃免牲。

牲已成而又不朝，非禮。

稱牲既上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秋季

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

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弑，以瘞疾。赴故不書

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陳侯逃

歸。畏楚，逃于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出。夏四月，三，邾不

注上其上作正非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故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上郊宜其不從也啓

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

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

所以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

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廢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名起無忌起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

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且恤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民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

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卷十四

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厥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師長備孫

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

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孫子無辭

亦無後容後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

委蛇容見從容也亦不衡而委蛇不通

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必折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

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

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魯子

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

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

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傳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傳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慶虎慶寅謂楚人曰

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楚人從

於不禮
林于
於不禮
林于

以若林

之為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鄭之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

屬陳侯逃歸鄭會所以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鄭人侵

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季孫宿

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

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公至自晉無莒人伐我

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

士勾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

其多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業故朝而稟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非作何言

左傳 卷十四 楚起師行軍之命

焉將為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

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鄭伯獻

捷于會故親聽命

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晉悼復文

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鄙也

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

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

待晉來救子孔子穆公天子矯子游子

子駟子國子耳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也職主也言既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家

也事滋無成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於二竟

二竟晉楚界上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

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

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親我無成

晉親

鄙我是欲

楚欲

我蓋平向親也之注楚魯有平之志

以鄭為鄙邑而欲與成不可從也信子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

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

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

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

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并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

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

謀於路人也不得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乃及

楚平使王赤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

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

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眾夫婦

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違暇也翦焉傾覆無所

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愁痛夫人猶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

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命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于寡君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

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

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象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季武子曰：「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

：「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

文公內以彤弓之義，未嘗不謂之也。

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子孫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

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知禮。

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

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而葬。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曆推之。

左傳 卷十四 二十三日

二月無已亥。楚子伐鄭。經誤。戲鄭地。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宰也為政卿知將

有火災素戒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畚箕籠

繩汲水器盆鑿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

塗巡文城繕守備巡行也文度也繕治也行表火

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

徒之所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

守之民使隨火使華閱討右宮官庀其司亦華元

疏云司里謂司城內之民差之城內之坊里也周禮有里宰故以字之非司里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計當作計計

丈

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

庀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書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宗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

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令司宮巷伯傲

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

夫享祀也太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饗火盤

幣無牲用馬祀晉侯問於士弱士弱士渥濁曰吾聞

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

知天道將災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

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觀食於火星建辰

故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陶唐氏之火正

陶唐堯有天下號陶伯高辛氏之子

今為宋星然則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

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必火公曰可必乎

對曰狂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姜薨於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

速出姜曰亡亡猶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三三周易以折之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入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體仁足以長入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誣四

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

在下位婦人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姦淫之別名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

不德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猶宜也其卿讓於

雅言及音新

遂本政政取當作改

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其各任其士競於教奉命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

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敢代將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偃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讓起起佐上軍

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節從荀罃士句門于鄭門鄭

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

于北門二國從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脩器備兵器盛餼糧餼乾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

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未荀偃也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

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愈於戰勝聚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騑子公子發發子公子嘉

公孫輒輒子公孫蠆蠆子公孫舍之舍子及其大夫門

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

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騂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

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

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

荀偃曰改載書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遂兩用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

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

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

止善

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回傳言子展能守信善不背盟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

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也酒也以金

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今寡君狂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

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

蓋祧廟同但祧尊之祧也處字在廟也下注處置之處字下注

石之樂節之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

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回傳言子展能守信善不背盟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

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也酒也以金

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

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也蠲潔也

大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積

聚以貨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價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

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仍

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

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左傳卷十四

